

婉约一轮千古月，吟出多少伤怀阙

# 风情动

传奇女子

# 春秋

叶元◎编著

江山如此多娇媚，  
或妖娆山河，或才情高尚。  
她们穿过历史洪流，至今动人。



外文出版社  
FOREIGN LANGUAGES PRESS

婉约一轮千古月，吟出多少伤怀阙

# 风情动古今

## 传奇女子

叶元◎编著



外文出版社  
FOREIGN LANGUAGES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情动春秋：传奇女子 / 叶元编著.

—北京：外文出版社，2010

ISBN 978-7-119-06520-5

I. ①风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女性—历史人物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古代—通俗读物 IV. ①K828.5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11383 号

策 划：张 悦

责任编辑：钟 文

装帧设计：天下书装

印刷监制：冯 浩

## 风情动春秋：传奇女子

叶元 / 编著

©2010外文出版社

出版发行：外文出版社

地 址：中国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政编码：100037

网 址：<http://www.flp.com.cn>

电 话：(010) 68320579/68996067 (总编室)

(010) 68995844/68995852 (发行部)

(010) 68327750/68996164 (版权部)

制 版：北京普瑞德印刷厂

印 制：北京普瑞德印刷厂

经 销：新华书店 / 外文书店

开 本：72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：18.5

字 数：300千字

装 别：平

版 次：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119-06520-5

定 价：36.00元

建议上架：文史读物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(电话：010-68995852)

## 【吕 后】 刘家天下吕家党 / 1

吕后（前241年~前180年），名雉，字娥姁，秦代单父人，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皇后。吕后在刘邦去世后掌握着汉朝政权，尽数废去刘姓诸王，大封吕氏家族。她为人凶狠残忍，但性格刚毅，在治国方面有独特的胆识。吕后减轻了许多刑罚，废除了所有严酷的法令，首创无为而治，真正实现了太平盛世。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绩卓绝的铁腕女人。

## 【王昭君】 艳绝汉宫远出塞 / 13

王昭君（约前52年~？），姓王，名嫱，字昭君，乳名皓月，西汉人。她入选宫中，因为没向宫中画师行贿，所以被画师丑化，没能得到皇帝的召见。正逢匈奴求亲，王昭君自愿前往，一时惊艳汉宫，匈奴的呼韩邪单于拜倒在她的美丽之下。王昭君给草原人民带来了和平，带来了希望，成为草原人民的“天使”。

## 【赵飞燕】 乱宫阙不得善终 / 27

赵飞燕（?~前1年），原名宜主，长安宫人，是西汉成帝的皇后和汉哀帝时的皇太后。赵飞燕出生贫贱，为官奴世家。她冷若冰霜，瘦削玲珑，身轻如燕，能在人的手掌上轻歌曼舞。后来，赵飞燕选入宫中，得宠于汉成帝。她和妹妹赵合德一起统领后宫十余载。赵飞燕风流成性，淫乱后宫，最后不得善终。

## 【卓文君】 不畏世俗留佳话 / 43

卓文君（生卒不详），西汉才女，出身于大富商之家，不幸的是她17岁时就成了寡妇。一个偶然的机  
会，她遇到了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，两人志  
趣相投，萌生了爱情。卓文君不顾家庭反对，毅然  
与司马相如私奔，结为伉俪，留下了“愿得一心  
人，白头不相离”的千古佳话。

## 【蔡文姬】 胡笳一曲声声绝 / 57

蔡文姬（生卒年不详）名琰，原字昭姬，晋时避司  
马昭讳，改字文姬，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才女和文学  
家。蔡文姬曾被掳到南匈奴，做了左贤王的妃子，  
后来被曹操用重金厚礼赎回。蔡文姬一生历尽战争  
苦难，她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只有《悲愤诗》和琴曲  
歌辞《胡笳十八拍》。

## 【貂蝉】 节烈女引刀自裁 / 73

貂蝉（？~192）为了报答义父王允的再生之恩，  
效仿西施，以“美人计”挑拨吕布和董卓的关系，  
最终使得吕布杀了董卓，为民除害。董卓部下攻入  
长安，王允身死，貂蝉不甘受辱，自裁追随义父王  
允而去。

## 【上官婉儿】 一朝承宠兴风浪 / 87

上官婉儿又称上官昭容（664~710），她是武则天的

女官，受到武则天的信任和重用。武则天死后，上官婉儿成了中宗的婕妤，与皇后合谋，控制了中宗和朝廷大权。上官婉儿淫乱后宫，兴风作浪，后被李隆基所杀。

## 【太平公主】 效母之路功与过 / 101

太平公主（约665~713）颇有才能，很像其母武则天，她杀薛怀义，诛张昌宗、张易之，后来又帮助李隆基铲除了韦武集团，为匡复李唐立下了大功。太平公主想学武则天，当个女皇，终于被李隆基诛杀。

## 【杨玉环】 三千宠爱在一身 / 117

杨玉环（719~756），名玉环，字太真，原名杨芙蓉（故有芙蓉出水），出生在容州（今广西容县）。杨玉环天生丽质，性格婉顺，擅长歌舞音律，本是寿王李瑁的妃子，后被李瑁之父唐玄宗李隆基收为贵妃，李隆基从此怠于政事。“安史之乱”后，李隆基携带杨玉环南逃，禁卫军兵变，李隆基被迫应禁卫军之请将杨玉环赐死。

## 【薛 涛】 多才多艺的红衣诗魂 / 131

薛涛（约768~808），字洪度，唐代女诗人。薛涛才貌绝佳，八岁能诗，通晓音律，多才多艺，名动一时。后来被迫沦为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的歌舞伎。薛涛解除乐籍后，与很多男人游山玩水，吟诗

作赋，但那些男人一接触婚姻问题，都避犹不及。  
薛涛直至逝世都是独自一人，不曾婚嫁。

## 【萧太后】 创辽国中兴大业 / 149

萧太后（953~1009），名绰，小字燕燕。辽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、军事家。萧太后在辽国208年的历史中，整整执政了40年。在萧绰的治理下，辽国由衰转盛，史称“中兴”。她以国母之尊，驰骋疆场，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空前绝后。乃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女杰！

## 【花蕊夫人】 巧弄墨倾国倾城 / 165

花蕊夫人（生卒年不详），五代十国女诗人。花蕊夫人徐氏原为后蜀国主孟昶的贵妃，貌可倾国，而且擅长文墨，是一位杰出的女文学家。她的诗词清婉新奇，为后代文人所推崇。后蜀亡国后，她成为赵匡胤的专宠，赵匡胤也想染指她。

## 【李师师】 乐坊名妓迷徽宗 / 181

李师师（生卒不详）长于乐坊，美艳绝伦，才华出众，名动京师，连宋徽宗都忍不住一亲芳泽。周邦彦躲在床底谱就新词《少年游》，描绘她和徽宗的风流韵事。金军南侵后，李师师流落民间，不知所终。

## 【李清照】 多情才女多情思 / 197

李清照（1084～1155）号易安居士，是南宋婉约派的代表词人。李清照的词感情真挚，思想清新，有许多佳作脍炙人口，流传后世。李清照43岁以前的生活较为优越，后来饱尝金兵南侵后的战乱之苦，加上丈夫去世，晚年生活十分凄苦。

## 【梁红玉】 巾帼女杰出风尘 / 215

梁红玉（1102～1135），宋代的巾帼女杰，她原本从妓，精通翰墨，又生有神力，能挽强弓，抗击金兵大军时，在金山顶上擂鼓震军威。她虽是一位风尘女子，却能在历史上取得如此辉煌的地位和成就，不得不令人须眉折腰。

## 【孝 庄】 定海神针定江山 / 231

孝庄文皇后（1613年3月28日～1688年1月27日），姓博尔济吉特氏，名布木布泰。孝庄是皇太极的妃子、顺治的母后、康熙的祖母，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之中，力辅皇太极、顺治、康熙三朝，对清朝的稳固和政治清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，为“康乾盛世”打下了基础。

## 【柳如是】 清婉佳人胜须眉 / 247

柳如是（1618～1664），本名杨爱，后改名柳隐，字如是。柳如是明末清初名妓，暗中资助反清复明

义军，后来嫁给了钱谦益。柳如是的一生是不懈追求爱情和真理的一生，是不屈服于恶势力的一生。她聪慧、美丽、刚烈，是封建社会的一朵奇葩。

## 【陈圆圆】 声色双全甲天下 / 261

陈圆圆（1623~1695），原姓邢，名沅，字圆圆，又字畹芬。明末清初苏州名妓。陈圆圆颇通文史，善绘丹青，琴棋诗画皆精，又唱得一口好曲，自是青楼翘楚，其词集名《畹芬集》。时人说她“声甲天下之声，色甲天下之色”。吴三桂引清兵入关，其中不无陈圆圆的缘故。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讲述的就是这段传闻。

## 【李香君】 节烈女血溅桃花扇 / 273

李香君（1624~1653），又名李香，是明末秦淮八艳之一。她出身卑贱，但志气颇高。李香君与侯朝宗原本两情相悦，后因战乱失去联系。李香君执著于爱情，誓死等待着侯朝宗，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李香君的事迹见于《桃花扇传奇》。



吕后

## ——刘家天下吕家党

吕后（前241年～前180年）。

名雉，字娥姁，秦代单父人，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皇后。吕后在刘邦去世后掌握着汉朝政权，尽数废去刘姓诸王，大封吕氏家族。她为人凶狠残忍，但性格刚毅，在治国方面有着独特的胆识。吕后减轻了许多刑罚，废除了所有严酷的法令，首创无为而治，真正实现了太平盛世。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绩卓绝的铁腕女人。

## 【阴毒的复仇】

在草长莺飞的暮春三月，玉露淅淅沥沥地从天空坠落，发出毕毕剥剥的声响，千百年沧桑不变的终南山苏醒了。一场春雨后，八百里秦川竟是一派清新气象，碧翠葱茂，娇绿点点。此刻黎光渐渐散尽，天光豁然晴朗，长安城外的大道上玉髻璁珑，冠盖相望。三公将相、王侯官吏、商贾富户、贤士名流争先恐后合家出城，赶着趁日出之时到灞浐之滨参加皇帝的祓禊仪式，泡着兰草浴，将积秽冲去，褪尽疾病与不祥，有钱的祈盼更有钱，做官的祈盼再升官。

蜿蜒曲折的灞水浐水两岸渐渐地聚满了人，吕后望着这一切，美目平视向前，绽放出端庄的笑颜，平常总是蹙着的月枝眉此刻如春风杨柳般地舒展开，看上去仿佛年轻了十岁一般，此时吕后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满足，为了眼前这一番景象，她不能做的做了，不想做的也做了。而当下，她正在耐心地等待新皇帝的到来。

她知道，现在的新皇帝对她这位母亲是又敬又怕，大臣也对她恭恭敬敬。她喜欢那种万人景仰的感觉，但是儿子的态度让她心疼。难道他就不能体谅一个女人的苦衷，一个母亲的无奈？可她没有后悔，因为她深深地明白，如果不那样做，那么她的下场将和那个贱人一样，自己儿子的下场也将会和那个贱人的儿子一样，现在只不过交换了一下角色罢了。

### 【2】

直到现在她还清楚地记得，那时，她和刘邦的老父亲于战乱中被楚军掳去做了人质，自己的一双儿女也在战乱中失散。她万万没有想到，鼓城兵败的那个恐怖的夜晚，刘邦在溃逃途中投宿荒郊野村，在那破败简陋的茅舍中遇见了一位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的妖精，就是这个妖精霸占了刘邦十余年，甚至，那个妖精竟然敢公开与她争宠于皇帝。

那个夜晚应是她的大喜之日，汉高祖刘邦终于册封她为大汉朝皇后了，她如愿以偿地戴上了梦寐以求、至尊至贵的凤冠，她心中对刘邦

風情動春秋

的全部怨愤都化解了。可是那个晚上并没有让她得到期望的满足，她的男人，她一双儿女的父亲，她心目中最尊贵的男人——刘邦，并没有如期驾临。后来内传来报，陛下原已摆驾椒房殿，半道上却被戚妃的宫婢拦住，说戚妃突然犯心绞痛症，陛下便转向去了戚妃的宵宫。

怨愤和失意使她几乎控制不住自己，她恨不得就要冲向那妖妇的宫室与其拼个鱼死网破。可她只是庄重地端坐着，目光空洞地落在她精心绣制的鸳鸯枕上。她是国母，她不能丢失身份，她与皇上只是有名无实的夫妻，这一点决不能让世人知道。

她虽然没有办法让刘邦回心转意，重回自己的身边，但是刘邦给了她凤冠，给了她儿子太子的地位，这也是她吕后的底线。可是那个贱妇竟然引诱皇帝废长立幼。终于使她再也无法容忍，在那个绝望的夜晚，她默默地对天发誓：她会让戚姬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她现在所做的就只有等待。

等待是漫长的，让人的心在痛苦中煎熬。可是这一天终于让她等到了：汉高祖十二年，四月甲辰，高祖皇帝因平定淮南王黥布之乱时为流矢所中，一病不起，竟于春秋鼎盛之年驾崩了。她是痛苦的，但心里的怨恨竟然开始无限制地膨胀，再也无法压制下去了。

这一天，她穿着深青色缀绣着五彩章纹的深衣，高髻步摇，凤冠霞帔，说不尽的雍容华贵，仪态万方，等着她的儿子新皇帝的朝见。新皇帝看见太后连忙下车，还没有来得及行叩拜大礼，就被皇太后一把搂进了怀里，吕后的眼泪流了下来，她细细地对儿子述说着从前的往事。

从前她是如何慧眼识英，不顾他人的流言蜚语毅然嫁给了穷困潦倒的刘三郎；从前她是如何忍辱负重，为了他在楚营做人质，受尽了非人的磨难；从前她如何当机立断，与萧相一起剪除了欲谋反叛的韩信与彭越；而她做这些的时候，他的父皇，刘邦，却被另一个女子迷倒了。“母后，现在戚夫人呢？”当刘盈听到母后谈到戚姬的时候，

小声地问道。

吕后听到自己的儿子这么一问，竟然怔了一下。

刘盈又连忙问道：“母后，您不会把戚夫人派到长陵为先皇守灵吧？！母后，我已经答应了赵王，让戚夫人跟他一起回赵国。”

吕后听着自己的儿子以这样的口气问自己，她一下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愤怒地说道：“盈儿啊！你怎么能这样辜负母后对你的期望，到现在你还如此关心这对母子。你要知道，当初戚姬以狐媚迷惑你父皇，妄图夺嫡，蛊惑你先皇改立太子，要不是留侯张良为你握筹画布；周大夫和叔孙太傅为你拼死进谏，你我母子恐怕早就身首异处了。”说着激动之处，连身子也跟着一起颤抖了。她知道她与戚姬的关系……恐怕已是人尽皆知了。

刘盈哪里见过母后这样过，连忙匍匐在地，但是他的眼睛死死地盯住地上猩红的毛毯，嗫嚅道：“孩儿并非健忘，只是孩儿还记得先哲所言：仁者无敌，仁者不忧，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……”

吕后看见自己的儿子如此不成气，厉声道：“盈儿你在嘀咕什么？难道是哀家老得耳背了！要说就说大声点，还怕哀家把你吃了吗？我最见不得你这副畏畏缩缩的窝囊相！你如今是大汉皇帝，万民之首，给我拿出点威震四海的气魄来。”

刘盈仍趴在那儿，只是声音抬高了一点：“孩儿记得先哲所言，仁者无敌，仁者不忧，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。想那戚夫人纵然有千错万错，恳请母后念在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女子，也有儿子牵肠挂肚，你就不要让她去为先皇守陵了。而且她也只求去赵国与儿子团聚，发誓再也不踏进长安城的门了。”他言毕，心知吕后会发更大的火，便低下头去，静静等待着暴风雨的到来。

吕后纹丝不动如同一尊石雕般坐在那里，静静盯着自己的这个儿子，眼泪毫无声息地从她的眼中涌出，顺着苍白的面颊一直向下，将她的衣襟都濡湿了。此时此刻，唯有听到风掀动细麻垂帘的窸窣声。

她现在脑中一片空白，什么也想不起来，甚至感觉到自己和自己的儿子在两个不同的空间里。

“孩儿不孝，孩儿辜负了母后的厚望，孩儿有罪，孩儿不配戴那顶冠冕……”一个像是从天边传来的声音缓缓飘进她的耳朵里。

听着小皇帝忏悔的哽咽，吕后低低地叹了口气，却坚决地打断了小皇帝。

“盈儿不要再说了。”吕后缓缓从坐榻上站了起来，慢慢走到小皇帝的跟前，伸手将他扶了起来，柔声道，“盈儿啊，你太软弱，太多情，太稚嫩了。你怎么能够了解哀家此时的一番苦心，你怎么能看透那妖妇的鬼魅伎俩啊！”

刘盈默默地站在吕后的身边，低着头没有说话。她鄙夷而又带着一点怜悯地看着懦弱的小皇帝，这是她的儿子，她知道现在不是哭泣的时候，她已经输给戚姬一次，这次便万万不能再输，再输的话，恐怕她不只是一无所有，而是死无葬身之地了。

这一刻，她的心里恍若明镜，对着自己的儿子淡淡一笑，问道：“盈儿，你是否也认为母后是一个争风吃醋、心狠手辣的恶婆娘？”

“孩儿不敢。”刘盈连忙应道。

“那些无聊的小人便是欺负你年少不谙世事，唯恐天下不乱。哀家做人坦坦荡荡，并不惧谣言诋毁。你也可以去问齐国曹夫人、代国薄夫人，她们都为你父皇生了儿子，哀家待她们可有半分侮慢？更有那赵姬，因参与贯高谋反自缢身亡，其子刘长尚在襁褓之中，哀家体恤他也是先皇血脉，便收养在内宫视如己出。可独独那戚夫人，哀家决不能恕她！”

吕后拉着儿子踱到窗户旁边，慢慢将垂帘掀开，望着那郁郁葱葱的林木，一句一字地说：“蛊惑先皇，谋夺东宫，引诱太子，意图江山。盈儿，依你看来，此罪该当如何刑罚？”语毕，回头紧紧盯着刘盈。

刘盈上下牙齿“嗒嗒”地打战，哆哆嗦嗦道：“谋……谋反之罪，依大汉刑律，当……当斩！”

吕后笑道：“吾儿断案天公地道，廷尉府丞也是判她凌迟处死的。但是哀家想她终究是先皇之妾，只令廷尉把她发落永巷、髡钳为奴，留了她一条性命。可是她仍毒心不改，恩将仇报，痴人说梦着有朝一日要将哀家下油锅点天灯，那妖妇的狠毒心肠你总该认清了吧！”

吕后用她柔软的手安抚着这个新晋的大汉皇帝。刘盈此时感觉自己如此渺小，虽然他的手中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可他根本决定不了任何事情，只能低头哭泣。

吕后温柔地瞧着这个在她怀里轻轻低泣的儿子。曾几何时，这样的景象也发生过。

那是还在老家沛县的时候，那时的她完全就是一个农家主妇，养育着一双儿女，供奉着公公婆婆。十里八乡都知道刘家有一个既貌美又贤惠的儿媳妇。下厨对她来说那是一种快乐，看着公公婆婆和可爱的儿女津津有味地吃着自已做的粗茶淡饭，她就有一种十足的成就感，她要自己的男人因为家里有她而放心。

家门前面的那棵老桑树，也是他们母子三人快乐的源泉，每次到了可以吃桑葚的时候，盈儿和鲁儿两个在树上摘完桑葚就往嘴里塞，直到把双唇染得乌紫乌紫的才肯下树。她就在树底痴痴看着，手里还端着自已刚刚做好的花糕。两个小家伙特别喜欢吃她做的花糕，一下树就扑到她怀里抢着吃那香喷喷的花糕。也只有她知道，要想她们姐弟从树上下来，就得拿花糕来引诱。有一次，因为咽得太急，盈儿差点噎得回不过气，她心疼极了，轻轻地拍着儿子后背，爱抚地摸着那直冒冷汗的额头，帮着儿子顺气，发誓再也不蒸花糕了。而刘盈由于惊吓就伏在她的怀里抽噎着……

刘盈的话打断了她的思绪：“孩儿承母后深深眷顾，有如醍醐灌

顶。唯有一事斗胆恳请母后恩准。”

“说吧。”吕后静静地道。

“那妖妇虽是罪该万死，但好歹为人之母，总有舐犊之情。且赵王年幼，日夜都思念着自己的母亲。如果能让他与戚夫人见上一面，就能使天下之人明察母后方正仁爱之心，让那些谣言诽谤不攻自破。母后圣明，望母后体念孩儿的一片善心。”

吕后看着小皇帝正在痴痴地望着自己，稍加思索，于是点头道：“吾儿真是一片仁爱之心啊！盈儿以仁孝治国，这也是做帝王之人的根本啊！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那戚夫人刚刚受刑，让赵王看到，那赵王不恨哀家一辈子吗？”说完，她轻轻抚摸着儿子的头。

只听刘盈却喃喃着：“要是让赵王知道自己的母亲处于如此的境地，叫我如何有颜面回去见如意弟啊。”

吕后咬了咬牙说：“等他的母亲情况好转后，让他回长安看望吧。”

刘盈连忙道：“赵王已到长安两三日了，现在和儿臣住在一起。事情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可如何是好？”

吕后眼中闪过一丝不让察觉的厉色，柔声道：“盈儿不要担心，这些日子就让如意好好陪着你，等戚夫人情况好了些，哀家就让戚夫人跟着赵王回赵国去。”

刘盈一愣，旋即叩拜道：“孩儿代赵王谢母后涵容宽宥之恩。”

吕后接着说：“既然赵王已来到长安，那你晚上也要叫他来长乐宫，参加今晚的晚宴吧。”

刘盈急急地道：“赵王从赵国赶至长安，路途遥远，他还想多休息几日，再来拜见母后。”

“哀家今晚在白子池设宴，请的都是你们几个兄弟，哀家都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他们了。正好赵王也在，大家就图个团圆，也好让哀家的御医给赵王看看。”吕后说着，不着痕迹地捏了捏衣角。

这个不经意的动作全然落在刘盈的眼中，他躬身道：“那孩儿今晚就带如意弟来参加宴会，也好让其他几个兄弟好好聚一下。”

一时间，两母子间竟然无言以对，气氛立刻就变得异样。吕后也受不了这样的情景，对儿子说：“盈儿，你先回未央宫吧，好好劝一劝赵王。哀家今天也累了，需要休息来应付今晚的盛宴。”

刘盈起身行礼：“那孩儿先行告退，晚上再来叨扰母后了。”

看着刘盈远去的背影，吕后的嘴角微微上扬起来，带着一丝诡秘的味道。

长乐宫中的白子池虽不阔大深邃，却也是一泓碧波，侧映着四周逶迤起伏、色彩斑斓的秋山。那水轩的雕栏飞檐赫然临于锦缎般的水面之上，实在是听风赏月的绝佳之所。

今天晚上，吕后没有摆出一分皇太后的架子，穿的是家常布衫，不施粉黛，缓步来到白子池。因为喜欢那种安然宁静的感觉，她很是喜欢在白子池摆宴。此时她行了不及半里地，便隐约听到丝竹越扬，笑语贯珠。于是顺着台阶缓缓而上，不一会儿，白子池赫然呈现于眼前了。

她的出现立刻让这美妙的声音戛然而止，一片寂静。来到水轩中，众人刷刷地跪下，齐呼道：“叩请太后千岁安，儿臣谢太后千岁恩眷，太后千岁千千岁。”

吕后环视一周，先皇的儿子都到齐了。她款步向前，独独将赵王扶起，只是看了刘盈一眼，目光便在如意十分俊美的脸上深深地停顿了一会儿，马上调开，温婉地道：“赵王的身体可好？听陛下说，你这两天好像有点水土不服啊。”

赵王听太后语气虽和蔼，那言辞后面却总像藏着玄机，让人心惊肉跳。便连忙躬身道：“有劳太后挂心，儿臣的身体现已无大碍了。”

吕后笑了笑道：“赵王不必拘礼。你无大碍那就好了，让陛下好一阵担心。现在好了，今晚你们兄弟几个好好地聚一聚、乐一乐，以